



巴基斯坦研究丛书

四川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陈继东 晏世经 / 主编

巴基斯坦对外关系研究

BAJISITAN DUIWAI GUANXI YANJIU

陈继东 晏世经 等著



巴基斯坦研究丛书

四川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陈继东 晏世经 / 主编

巴基斯坦对外关系研究

BAJISITAN DUIWAI GUANXI YANJIU

陈继东 晏世经 等著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基斯坦对外关系研究 / 陈继东、晏世经等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7. 12
ISBN 978-7-5531-0878-0

I. ①巴… II. ①陈… ②晏… III. ①对外关系—研究—巴基斯坦
IV. ①D835. 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3492 号

巴基斯坦对外关系研究

BAJISITAN DUIWAIGUANXI YANJIU

陈继东 晏世经 等著

责任编辑	童际鹏 白亚辉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 bsbook. com. cn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10. 5
字 数	28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878-0
定 价	50. 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科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部分 巴基斯坦对外关系演变

第一章 冷战时期的巴基斯坦对外关系 (1947 年—1988 年)	(9)
--	-------

第一节 独立初期巴基斯坦对外关系的发展	(9)
---------------------------	-------

第二节 阿尤布·汗时期的巴基斯坦对外关系	(14)
----------------------------	--------

第三节 佐·布托时期的巴基斯坦对外关系 (1971 年—1977 年)	(24)
--	--------

第四节 齐亚·哈克时期的巴基斯坦对外关系 (1977 年—1988 年)	(32)
---	--------

第二章 冷战后时期的巴基斯坦对外关系 (1988 年—2009 年)	(41)
---	--------

第一节 两大政党轮流执政时期的巴基斯坦对外关系 (1988 年—1999 年)	(41)
--	--------

第二节 穆沙拉夫时期的巴基斯坦对外关系 (1999 年—2008 年)	(55)
--	--------

第三节 人民党政府时期的巴基斯坦对外关系走向 (2008 年—2010 年)	(61)
---	------

第二部分 巴基斯坦与各国 (国际、地区组织) 的关系

第三章 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关系	(73)
第一节 印巴关系的开端——印巴分治	(73)
第二节 印巴关系的发展——从常规战争到核对抗	(97)
第三节 印巴关系的难解之结——克什米尔问题	(121)
第四节 印巴关系发展态势	(140)
第四章 巴基斯坦与南亚其他国家和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159)
第一节 巴基斯坦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	(159)
第二节 巴基斯坦与东南亚、东亚国家的关系	(170)
第三节 巴基斯坦与拉美、非洲国家的关系	(175)
第五章 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	(180)
第一节 冷战时期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	(180)
第二节 后冷战时期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	(191)
第三节 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的发展趋势	(200)
第六章 巴基斯坦与俄罗斯(苏联)、中亚的关系	(204)
第一节 巴基斯坦与苏联(俄罗斯)的关系	(204)
第二节 巴基斯坦与中亚国家的关系	(214)
第七章 巴基斯坦与沙特、阿富汗、伊朗及其他伊斯兰 国家的关系	(220)
第一节 巴基斯坦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220)

第二节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关系	(225)
第三节	巴基斯坦与伊朗的关系	(232)
第四节	巴基斯坦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237)
第八章	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	(248)
第一节	建交初期的中巴关系 (1951 年 5 月— 1959 年 3 月)	(249)
第二节	友好合作的中巴关系 (1959 年 3 月— 1988 年 12 月)	(253)
第三节	经受考验的中巴关系 (1988 年 12 月— 1998 年 5 月)	(262)
第四节	深化合作的中巴关系 (1998 年 5 月— 2009 年 12 月)	(267)
	结语: 中巴关系——历史辉煌、前景广阔	(277)
第九章	巴基斯坦与日本、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	(281)
第一节	巴基斯坦与日本的关系	(281)
第二节	巴基斯坦与英国的关系	(287)
第三节	巴基斯坦与法国的关系	(290)
第四节	巴基斯坦与德国的关系	(293)
第十章	巴基斯坦与国际、地区组织的关系	(296)
第一节	巴基斯坦与联合国 (UN) 的关系	(296)
第二节	巴基斯坦与伊斯兰会议组织 (OIC) 的关系	(310)
第三节	巴基斯坦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关系	(314)
第四节	巴基斯坦与欧盟的关系	(320)
第五节	巴基斯坦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关系	(323)
后 记		(328)

绪 论

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作为英联邦内的一个自治领宣告独立，这也是巴基斯坦对外关系的开端。

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深受分治的经历和印度对其立场的影响，印巴对立本质上是由两国间力量失衡和巴基斯坦由此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造成的，而印巴冲突的持续性则是这种失衡状况持续的结果，既为大国介入提供了机会，也为两国的核战略提供了推动力。

英属印度的伊斯兰集团之所以坚持选择分治，是因为他们作为英属印度的弱势社会集团，担心在独立后会受到占优势地位的印度教徒的压制，因而要求成立独立的国家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换言之，印巴分治本身就是伊斯兰民众对自己弱势地位担忧的产物。而分治时出现的大规模教派仇杀和难民潮，似乎在以血的事实，证实伊斯兰集团的这种担忧是必要的和现实的。分治后发生的土邦归属争议和印度希望巴基斯坦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立场，又进一步加重了巴基斯坦的安全忧虑。在海德拉巴和朱纳加尔土邦归属问题上，印度通过军事手段强行加以吞并（印方自称为“警察行动”），而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印度也是以武力为

后盾，推行“双重标准”，不尊重当地多数居民意愿，使这一问题延续至今。同时，印度不相信巴基斯坦有能力长期生存下去，希望通过不断削弱巴基斯坦，有朝一日能重新统一大陆，纠正“分治的错误”。这一切，使巴基斯坦面临着维护国家生存的战略任务。

因而，巴基斯坦从建国的第一天起，对强大的邻国印度就有一种深深的安全忧虑。

鉴于此，巴基斯坦用突出自己立国基础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长期生存：在分治前，伊斯兰联盟依靠两个民族理论来唤起广大伊斯兰的宗教—民族认同感，坚持单独立国，维护自己作为次大陆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建国后，有意识地努力使自己具有一种不同于印度的特征，即一个纯而又纯的伊斯兰国家，^① 以此作为生存下去的重要支撑。

1947年以来，巴基斯坦相当部分的国家资源被用于抗衡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耗费约4%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截止60年代末，巴基斯坦的国防开支差不多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6%，而印度同期的比例仅为3%。尽管如此，印度的国防开支数额仍是巴基斯坦的6—7倍。20世纪80年代，印度国防开支有所增加，10年时间里一直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3%以上，而巴基斯坦则紧跟其步伐，把国防预算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以上。此后，印度国防开支有所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3%以下，但巴基斯坦国防预算同期仍基本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6%以上。^②

①（印）贾斯万特·辛格：《印度的防务》，新德里：麦克米兰印度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37页。

②（印）《战略分析》，1999年1月刊，第11页。

印巴之间的力量失衡显而易见，印度在物质条件方面远远超过巴基斯坦。处于弱勢的巴基斯坦一直试图弥补与印度的差距。这是导致巴基斯坦安全忧虑的决定性因素。

巴基斯坦之所以在建国之初就不惜与印度爆发第一次印巴战争，并非为了挑战印度这一明显强于自己的邻国，实属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利益考虑，即：抗衡印度成为巴基斯坦生存下去的需要。事关国家存亡，巴基斯坦动员了相当多的国内资源来抗衡印度，但由于两国实力的悬殊，仅靠国内资源是不够的。因此，巴基斯坦必须寻求外部援助来平衡与印度的力量失衡，即运用外交手段，通过军事结盟和发展盟友来实现外部援助的目标，这就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总目标。在冷战国际关系格局的特定条件下，巴基斯坦成功实现了与地区外力量的联盟，从而得以与印度长期对抗。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外交结盟政策不再是寻求外部援助力量来源的有效途径，但由于印巴关系没有实质性转变，巴基斯坦仍然需要外部力量支持才能应对印度优势力量的压力。因此，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目标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印度外交政策以追求大国地位为焦点。与此不同，巴基斯坦建国以来外交政策所关注的焦点一直就是与印度的关系，其他一切外交活动都以此为核心展开，服从于确保国家生存这个最高利益。巴基斯坦的对印政策并非要挑战印度的南亚大国地位，而是追求在确保国家生存的前提下既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又努力争取实现与印度关系的正常化。只有与印度关系正常化，巴基斯坦才能得到有利的周边环境，更好地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增进社会福利，使国家从印度给予的沉重安全困境中解脱出来。这既是巴基斯坦的基本国策，也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所在。

纵观建国以来巴基斯坦对外关系的总体发展轨迹，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三个基点”，即：以对印度关系为中心，以对美国、伊斯兰世界、中国关系为基本支撑点，开展全方位多元化外交。

自建国开始，巴基斯坦就把发展与伊斯兰国家关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支撑点，这有两大原因。一是巴基斯坦以伊斯兰教立国，大力发展与伊斯兰国家关系是彰显伊斯兰特征的需要，以区别于印度的印度教特征，对内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对外争取国际承认和尽快融入伊斯兰世界大家庭，避免国际孤立。二是寻求伊斯兰国家的援助，加强抗衡印度压力的能力。

然而，战后初期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实力都很弱，伊斯兰世界四分五裂，并不能给予巴基斯坦所急需的军备和经济援助。尽管得到伊斯兰国家道义和外交上的支持很重要，但毕竟不能解决巴基斯坦建国初期所面临的迫切需求。

这样，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拉印度加入反共阵线落空而转过来拉巴基斯坦时，巴基斯坦不顾众多伊斯兰国家的指责，毅然决定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成功争取到与世界军事、经济最强大的力量联盟，从而有效增强了抗衡印度的实力，这使印度大为恼火而又无可奈何。从此，对美国关系成为巴基斯坦外交政策最为重要的基本支撑点。虽然巴美关系时有起伏，即使美国奉行“重印轻巴”的南亚政策，巴基斯坦也从未降低对美关系的重视程度。

巴基斯坦把对美国关系作为其外交政策新的基本支撑点，并没有因此而轻视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通过各种努力来调整因投靠美国而受到损害的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收到一定效果。

然而，美国与巴基斯坦的结盟却是“同床异梦”：美国给巴基斯坦军事、经济援助的目的是为了拉巴基斯坦反苏、反华。但巴基斯坦清楚地知道谁才是威胁其国家生存的危险所在，把美国和西方的援助“挪作他用”。这样，美国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时给予印度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在1965年印巴战争时对两国进行武器禁运，不履行军事盟国的义务，使巴基斯坦大为失望，联美抗印的希望落空了。在此情况下，提升对华关系显得格外重要。

1962年中印关系恶化并发生边界冲突，为巴基斯坦提升对华关系创造了契机。两国从签订边界条约开始，建立起最真诚的友好关系。中巴关系自此没有发生过大的起伏，两国相互理解和支持，形成“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堪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典范。两国友好关系不受各自国内局势变化和政府更迭影响，巴基斯坦历届政府都无一例外地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对华关系成为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支撑点。

中国既是亚洲和世界大国，又是印、巴的邻国，与印度也有尚未解决的边界争端，还与印度发生过边境冲突，因此，巴基斯坦希望通过联华抗印，有效增强巴方的实力，缓解印巴间的力量失衡。后来中国与印度逐步改善关系，中巴关系与中印关系并行发展，巴基斯坦虽然开始也有所疑虑，但随着印巴关系步入改善进程，尤其是1998年巴基斯坦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印度不可能继续其传统的对巴立场后，巴基斯坦的国家生存威胁大为降低，使巴基斯坦能够理解中国睦邻友好的南亚政策，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继续深入发展。

这样，巴基斯坦外交形成“一个中心，三个基点”的完整政策框架和核心内容，并以此为基础，广泛开展全方位多元化外

交，取得显著效果。

经过 1998 年的核试爆，巴基斯坦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国家，从而根本改变了与印度在常规军力方面的巨大悬殊，达到与印度在新的基础上的总体战略平衡。对巴基斯坦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的恐惧，使任何负责任的国家都不希望巴基斯坦“垮下去”，保持巴基斯坦局势稳定从而防止其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符合包括印度在内的所有邻国和世界大国的国家利益。从这一角度看，巴基斯坦具有了维护国家生存和独立的基本保障，长期以来困扰巴基斯坦的安全忧虑有望减轻。

然而，印度同巴基斯坦一样，也是事实上的核武国家，印度核军力的发展，尤其是拦截能力的进步，将可能极大抵消巴基斯坦核武器对印度的有效威慑力，巴基斯坦在新的起点和层面与印度的实力竞争不可避免。因此，不论何时，也不论对印关系发展到何种程度，印巴之间的实力失衡都是难以改变的现实，这就决定了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关注中心难以转变，寻求外部援助来实现“外部平衡”必不可少。因此，在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得到彻底解决和印巴关系根本改善之前，巴基斯坦不会也不能改变以加强基本支撑点为基本框架的外交政策。

第一部分

巴基斯坦对外关系演变

第一章 冷战时期的巴基斯坦对外关系（1947年—1988年）

巴基斯坦独立之时，世界国际关系格局开始进入美苏两极争霸的冷战时期，巴基斯坦对外关系从一开始就受到冷战的重大影响。巴基斯坦利用美苏冷战的有利条件，奉行结盟外交政策，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总体上实现了寻求外部力量抗衡印度压力的外交政策目标，但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在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巴基斯坦形成了“一个中心，三个基点”的对外关系基本框架。

第一节 独立初期巴基斯坦对外关系的发展

从1947年8月14日独立，到1958年阿尤布·汗就任巴基斯坦总统，是巴基斯坦对外关系的初期阶段。在这十年期间，建立代议制民选政治体制的失败，导致巴基斯坦历史上的第一次军法管制，而从伊斯兰世界寻求支持的失败，迫使巴基斯坦转向与

西方结盟。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军事结盟，成功实现了寻求外部力量以增强抗衡印度实力的外交目标。

一、希冀以伊斯兰世界团结来维护国家安全

巴基斯坦是南亚次大陆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巴基斯坦立国的两个概念基石就是“两个民族理论”和伊斯兰意识形态。这就暗示着巴基斯坦的一切政策将会从伊斯兰教中获取根基。

真纳的理想被首任总理阿里·汗所传承。他曾说：“巴基斯坦主要的对外目标就是维护巴基斯坦的完整，其次是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建立亲密的关系”。^① 由于印巴分治过程中两大教派残酷流血斗争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所以分治以来，巴基斯坦就将印度视为最大的威胁。因此，如何寻求与印度“均势”来对抗印度，维护国家安全就成为巴基斯坦制定内外政策的基本点。

建国之初，巴基斯坦企图利用伊斯兰意识形态寻求美苏争霸外的第三种势力，即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巴基斯坦呼吁伊斯兰团结，来吸引广大伊斯兰国家给巴基斯坦以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对抗印度教的挑战。为此，巴基斯坦大力提倡“伊斯兰斯坦”思想和“伊斯兰北约”计划，甚至明确提出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应建立联邦的构想。^②

为了争取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分裂巴勒斯坦，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积极主持各种伊斯兰国家会议，加强相互经济政治合作，比如 1949 年在卡拉奇召开国际经济会议；积

①

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亚太战场》，时事出版社，2003 年，第 413 页。

极与伊斯兰国家举行双边会谈，1950—1951年几乎与所有伊斯兰国家签订了友好条约。^①

但是，伊斯兰堡对伊斯兰事业的“过分热心”并没有得到埃及、印尼两个伊斯兰大国的全力支持，因为两国有自己不同的国际诉求，国家发展目标，同时也反感巴基斯坦俨然以“伊斯兰老大哥”的姿态自居。同时，其他伊斯兰国家也忙于解决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民族问题，并没把伊斯兰特性上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因此与巴基斯坦的战略目标有偏差。再则，由于伊斯兰世界实力弱小，力量分散，内部矛盾突出的不争事实，最终使巴基斯坦谋求利用伊斯兰世界团结来对抗印度，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失败，在印巴第一次战争中，伊斯兰国家反应冷淡。战争的结果使巴基斯坦认识到，要对抗印度，争取合理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维护国家安全，就必须借助外部大国的力量。因此，巴基斯坦转而奉行寻求与西方结盟的外交政策。

二、转向西方寻求安全庇护

与1949年10月尼赫鲁“访美之行”试图去发现美国的目的不同，1950年5月阿里·汗的“美国之行”是争取美国“发现巴基斯坦”。为讨好美国，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说：“共产主义在巴基斯坦没有存活的土壤”。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他仍停留在美国，声称要“全力支持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1951年9月，巴基斯坦在《对日和约》上签字，并支持《美日安全条约》。

^① 参考鲁金安“试论巴基斯坦对外政策中的伊斯兰因素”，《南亚研究》2003年第1期，第39页。